

## 英语的困境

Philip G. Altbach、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到 20 世纪中叶, 英语已成为全球科学和学术语言。随着本世纪后期和新千年互联网的兴起和全球化, 这种统治地位不断在增加, 所有前 50 种科学期刊都以英文出版, 并且大多数国际学术论文都以英文发表。

大规模学生流动的出现增加了英语的吸引力 (现在有 500 多万学生出国留学, 其中大多数选择英语国家)。越来越多的教授, 包括成千上万的博士后, 被英语国家的大学所吸引。在非英语国家, 如埃塞俄比亚, 学术课程, 乃至整个大学, 都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甚至是唯一的教学语言。在非洲, 卢旺达作为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从法语转向英语; 最近, 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长宣布在高等教育方面从法语转向英语。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有以英语为媒介的大学, 使用英语的分校, 或者用英语完成研究生课程。例如, 一个人可以从中国 30 多所大学获得以英语授课的 MBA 学位。俄罗斯的大学正在提供英语教学课程, 主要针对俄罗斯学生, 这些学生希望获得这些学位, 以提升他们在当地和国际就业市场上的前景。中国的大学敦促他们的教职员在高声望的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 并为此提供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在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乎没有有什么好处。事实上, 中国英文期刊的数量正在呈指

数级增长。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比如南非。毫无疑问, 在可预见的未来, 英语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科学语言和重要的教学语言——甚至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 它的作用也可能会增强。国家、机构和个人都在努力调整 and 适应全球英语在学术生活中的影响。然而, 与此同时, 一场关于英语和语言在高等教育中所起作用的辩论正在展开。

### 值得提出的问题

值得提出有关英语浪潮影响的问题。从广义上讲, 不去承认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正如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力量一样, 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也是如此。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 还是文化。在非英语国家, 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用于高等教育的含义可能会影响文化和思维方式。长期保护自己文化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一直拒绝在高等教育中使用英语, 但他们最近也在法国和意大利开设了有越来越多的英语课程。他们忽视了激烈的抗议活动, 这不仅由民族主义者、捍卫国家文化遗产的倡导者发起, 也由学者发起。

使用英语对研究方法、出版和学术方向也有影响。这里有几个原因: 高声望的英语媒体期刊几乎完全由英语国家的学者编辑,

这些编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审稿人。即使是最有国际头脑的编辑也会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界所推崇的方法学和学术方向产生偏见，大多数审稿人也会如此。研究表明，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和文章都是英文的。来自非英语环境的学者在几个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英语能力，虽然不是他们的母语，但往往是不完美的。

更重要的是，一般来说，他们会受到影响，以符合其学科中主流英语主导趋势的严格方法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方法论可能更普遍，但在社会科学中却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文化和国家现实塑造了学术。在所有的领域，研究人员和学者可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研究主题定位于在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媒体市场中对期刊编辑和出版商有吸引力的内容。

另一个含义，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在中英文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压力限制了在当地语言媒体中进行辩论的可能性，并因此与假新闻相抵触。例如，荷兰的学者表示反对国际发表的压力。米泽彰纯在《国际高等教育》（第88期2017年冬季）中指出：“在这些领域中以英语发表的论文非常有限，这正成为影响日本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并且“英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继续垄断着诸如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这些领域深深植根于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活动和价值观中。”

由于在许多非英语环境中提供以英语为媒介的课程和项目，许多教师所提供的教学质量很差，他们的英语能力可能是初级的，或者他们用英语教学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点，加上许多本地和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

英语理解能力有限，创造了一个少量学习的环境。此外，现有的英语课程材料和文本的知识和访问可能是有限的。简而言之，提供高质量的英语课程是复杂的，需要教师和学生都具有高水平的流利性。

英语在全球的大学的崛起引发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即英语国家学生学习其他语言的状况日益恶化。整个英语世界的外语课程和项目的注册人数下降了，许多学生（和教师）觉得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用英语交流。这意味着关于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课程也减少了，从而减少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对文化的深入了解。另一个因素是各种学术材料的机器翻译越来越复杂，这进一步降低了学习外语的必要性。

还有人对殖民地语言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在非洲的作用表示关注。公共小学和中学教育使用地方语言，但高等教育除外。这些政策的风险很高：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义；教育和研究质量下降；未能与当地需求保持一致；以及西方模式的主导地位。

## 荷兰之争

在发达国家，反对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意大利和荷兰，学者们已经走上法庭，阻止大学增加更多的英语授课项目。从维护民族文化和教育质量的关注到声称国际化只是一种收入来源而已，而这些收入是以牺牲当地学生的良好教育为代价来促进收入的，争论纷纭。最后两个论点主导着荷兰当前的辩论，人们普遍认为，英语作为一种教学语言的普及，由于缺乏策略性方法，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成为一种责任。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要用英语教授荷兰文学、历史或法律等学科？是否用英语

教授心理学等学科，就能吸引国际学生并弥补本地学生的兴趣下降？国际学生对机构预算以及地方和国家经济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否应该比投资于当地学生的优质教育更重要呢？为什么本地学生必须与国际学生竞争有限的学生住房？怎样抵制当地学生对荷兰语言和文学的兴趣下降？荷兰教育、文化、科学部长和机构领导人在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回应这些争论的必要性之间左右为难，议会中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如此。找到一个折衷方案并不容易。其他国家，如丹麦和德国，也面临着类似的争论。

## 结语

对于所谓的“英语帝国主义”(English imperialism)，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今天，一个基本现实是，英语是科学和学术领域的主流语言，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用于他们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了解选择一个项目或整个机构教学语言的所有意义，以及该决定的成本和收益是至关重要的，而决策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